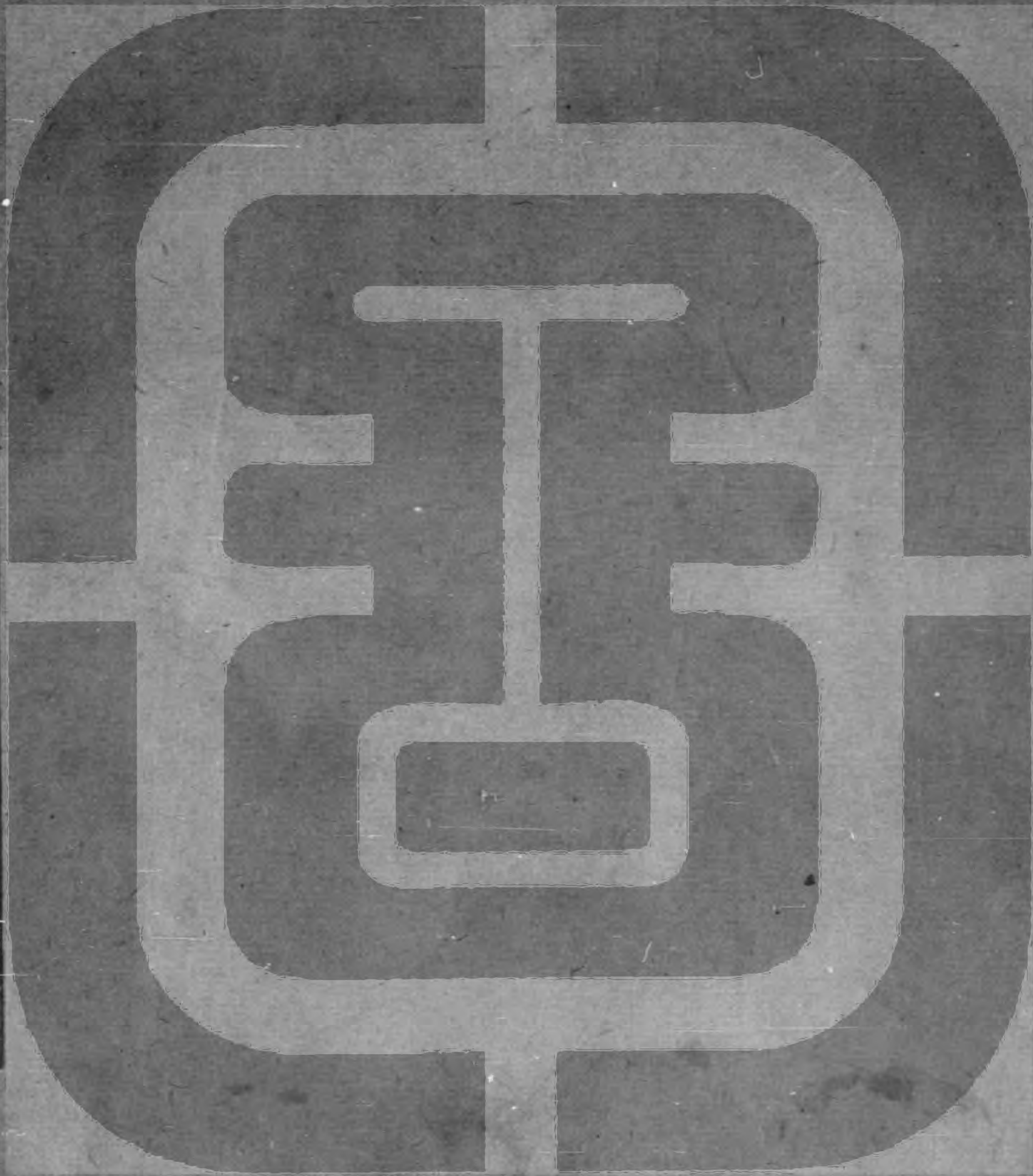


班餘剪燭集

卷一論卷二序記





納蘭常履坦著

受宜堂班餘

剪燭集

本堂藏板



古人有言讀書有味在三  
餘故以夜為日之餘而昌

黎亦言熱膏繼晷蓋夜色

方虛清燈獨對榻管含毫

倍添雅趣此吟風弄月之

思每得之燭炮更闌之次

也余早登仕籍洊歷封疆

與屬僚相對商確政務遂



至窮日之力及暮簿書叢  
委秉燭以閱率漏下三四  
十刻雖欲執簡抽思不可  
得矣歲康申由

盛京司馬忝任司寇其間羣  
司之讞議庶獄之平反當  
公廷聚處時莫不殫益集  
思互為叅決職事既畢各

歸其所應酬之事往往鮮  
焉即九卿會議班次之日  
歸家較晚而至斜日既落  
外務不干寐坐閉門心神  
倍曠於是篝火生明圖史  
在列或放懷千古由獨見  
以為品評或陶寫風雲假  
物態以抒懷抱事有關於



學問則訂正其源流理寔  
切於身心則考較其宗旨  
並及乎停雲落月之思更  
詳於比事屬辭之際挾冊  
而咏支枕而歌剔殘燈啜  
苦茗思意勃發不能自己  
蓋每至清宵之會率以為  
恒課云余嘗覽古名人著

作如白香山長慶之詩周  
益公玉堂之草大都在筮  
仕而後余無古人之才而  
夙耽吟咏今得以日之旣  
夕從事篇章則是集也豈  
徒以誌一時感觸之所由  
興會之所至哉他日閱之  
而燈火青熒濡墨微吟之



况如將目擊焉矣抑吾聞  
羔裘之篇曰退食自公委  
蛇委蛇假樂之什言之綱  
之紀燕及朋友明乎上有  
聖主臣人皆得於奉職之  
餘從容而自得也我

朝至治光昭內外臣子職守  
之暇肯以餘力發為詩歌

雖余之謏劣亦獲黽勉卿  
貳之間肆意歌吟之事則  
懷鉛握槧雖曰向晦宴息  
為公務餘閒而遭逢之盛  
實有超軼千古者又竊思  
以鳴

國家之盛而不徒以刻燭賦  
詩為私屈之嘯咏矣暇日



為哀次所作命之梓人共

如干首

皆

乾隆五年小陽春納蘭常安

自序

凡例

一余屢叨外任向

闕情殷今官居

禁近仰覲

天顏稽拜之下獲展微誠故是集備載入

朝侍

直諸作以誌對揚之慶

一余忝任西曹職司讞議雖夙嗜山水而案牘牽

心遊觀無暇如盤山溫泉因決讞馬蘭始一寓



目西山密邇

京師亦因赴園林之便始爲縱觀其他諸名勝概未與賞故集中遊玩之作止此數首

一是集得自刻燭之餘更闌夜寂過從絕少即有著述亦惟是獨對良宵自寫胸次故無唱酬之什

一深宵獨坐相對無過簡編向所披閱耿耿於懷前人立論疎漏者補之偏駁者正之止期獨抒已見其有從前名論堪爲標的者概不敢附會

云

一余向任封疆僚佐之屬同心交贊今依

輦轂舊日同官宦遊異轍深夜有懷附之片羽以庶幾贈言之義

一余幼處

京師多所遊覽旣涉宦途馳驅四出野鳥山花得毋以余爲逋客乎今復官

輦下偶有經過向時景況依依在目記以寸楮情見乎詞



王會真燭集 八  
一物類各殊息心以觀不但纖妍浮動情態畢呈  
亦且榮落生成俱含至理清宵無事間為形容  
亦靜中體物之意

一余備員司寇雖止數月而自夏徂秋及冬猶叨  
扈從每當秉燭輒思伸紙含毫緬惟古人寸陰必惜  
況夜色既上玉漏方鳴肯使良宵輕為一擲統  
為編次遂成篇帙

班餘剪燭集總目

卷一

論

卷二

序

記

卷三

書

卷四



史評 一

卷五

史評 二

卷六

史評 三

卷七

辯

題跋 一

卷八

題跋 二

卷九

賦

卷十

詩 一

卷十一

詩 二

卷十二

詩 三



卷十三

詩四

卷十四

詩五

班餘剪燭集卷一目錄

論

品論

虛公論

公明論

朋友責善論

張良論

范仲淹論

明儒邪正論







古視已特重之一念始當五季之時天下敗壞極矣而歐陽公作一行傳詳哉有味乎其言之也至今思鄭遨諸人其矚然泥而不滓者歟其人如玉在彼空谷穆然有山高水長之想焉克斯類也安道之琴可碎而龐公隴上之耕焦先石上之轍卒不可得而起也孔子曰行已有耻此之謂乎若夫朝紳搢笏靖共爾位勿枉已以徇人勿因仍以苟且直諫犯顏不辭抗命棄斥不畏處膏不潤伯起暮夜之對皎乎其志節抗青雲而上矣被華袞而不驕擁騶騎而不侈亮

節清操介如石焉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其在風人羔裘之咏哉至於容保無疆恢其休休之度淵衷若谷懋其翼翼之心其和可飲而其品不可得而褻焉汪汪乎千頃之陂澄不清而淆不濁者也天半朱霞雲中白鶴表表乎過人遠矣是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有陳蕃之風撻則下之榻者必為南州之高士有李膺之間望則同其舟者必為有道之林宗方流有玉圓折生珠嶧山之陽峰巒峻翠惟特生之桐依附其間無他類相招也俎豆輝煌冠纓揖讓豈容雜市井



之徒而與之語哉品實有以區之矣且立品者尤貴其不以一眚掩生平周顒始隱北山繼貪祿利孔稚珪謂其不可使碧嶺再辱丹崖重滓种放始立高名繼營財貨陳希夷預知其然曰子名將起必有從而敗之者必若晏景初之所言薑桂之性老而愈辣一意孤高白首不改詩書之氣自華而骨鯁之概不磨其斯為品之至焉者乎若開奔競之門樹黨援之幟身非浴而已浼德非澡而已污名為和其光同其塵而不知言僞而妄行奸而僻縱聲譽蜚然而有識者

竊笑其旁蓋學不足而品已壞也古人有言人生名節如治園亭者植樹木亭臺之勝可辦於頃刻樹木非經數十年栽培不能有成是以砥行立名之士言有師動有法瞬有存息有養蓋無之而非戒慎恐懼焉其功皆切於為已吾故曰皆由視已重之一念始之今之律身者其尚以不朽與貴重者一再思之而可



虛公論

天地之氣運於虛不滯於實故四時行百物生周流  
 六合普被無窮是之謂大公人何獨不然人身一小  
 天地也秉陰氣之秀則形生而百骸九竅無偏塞秉  
 陽氣之秀則神發而智慮心思無壅遏持行應接麗  
 於實知覺運動乘乎虛洪範以貌言視聽思為五事  
 之目而終以作肅作乂作哲作謀作聖蓋就形器之  
 中指其虛靈而不可昧者言之也室虛而明生焉心  
 虛而照普焉無我之至則內不見已所以良其背而



不獲其身也外不見人所以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  
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則情識不生窒礙不作於以動  
靜不失而其道光明矣曾何偏私之有焉今有人告  
之曰井有人焉曷往救之心本至虛未有不遑往者  
比及中途而叅以私偽雜以游移蔽交於前其中則  
遷不公之累至於此極由是觀之在在與我以牽制  
疑於有而不能渾於無也疑於有則跼高踳厚自生  
擾攘甚至跋前疐後首鼠兩端直如衣敗絮行荆棘  
中耳若畛域盡消朋從悉化則一切順逆常變至乎

吾前不啻浮雲之過太虛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凡以  
思慮往來皆有我之私而憧擾盡絕斯以斷私蔽之  
緣也九疇之次以皇極居中而建極歸極必本於無  
偏無陂至周子太極圖說則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靜則虛虛則彼此可以一視物我  
可以同觀箕子指其已成則意屬乎公周子原所自  
始則事先以虛究之虛則必公其理亦一以貫之而  
已漢文帝以馬驚欲殺人張釋之議以罰金文帝有  
心於殺故刑失其平釋之無心於殺故罰當其罪此



以虛而公之一驗也列子言人有失鈇而疑其隣竊之者覺其隣之語言動作無非竊鈇者也得鈇而後又覺其隣之語言動作無一而為竊鈇者也天下偏僻之害成於障塞之中者何限故惟聖人能意必固我之盡忘其次莫如居敬蓋敬則心有所主而紛紜牽擾之端有以拒於外而不入由是物來順應以至於無入而不自得焉又何難與造化同遊而萬物一體也哉

### 公明論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夫日月明之至者也而其照也必與天地同其無私則知天下之明未有不生於公者也天地之性人為貴惟靈明有不滅耳而必展其大公然後遇事而察其幾若燭照數計故虛衷體事不偏不倚即沈幾觀變熟思審處惟不虧其光明正大之體而已今試觀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其委曲纏絲常使成人以後憮然自失又或學士大夫不如野人之忠匹夫之愛無他衷無所係則其



行也任天其動也率性天性之中惺然不昧降衷恒性之初爲虛靈之本感物而動之候爲知覺之用而明生於其間矣漢董仲舒天人策對務舉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公明之實同條共貫子思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今人溺於一偏而嗜慾攻取日擾攘其中則逐物意移見異思遷隨處窒礙雖欲不昏烏可得哉古來淹博之士流爲奸佞豈明不足耶其根柢正坐不公耳學人用功或察於念慮方發之際以祛其昏蒙或檢諸事物往來之交

以去其盲昧吾以爲無求明之法而有求誠之法未有誠而不明者也水之止也物來畢照及其波濤交湧濁浪排空有投之以形影而不辨者矣人止一心可以窮大造之流行五行之更代以及古今未有之事宇宙未歷之區不難一一測其情形而要始於廓然而大公者公則情不能淆喜怒哀樂皆符其節存主不偏然後加之以格致濟之以講習以益擴其本心之明而善其至公之運量焉是則惟公生明必然之理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王季之克明克



類孰非自湛然無欲中來哉

朋友責善論

舉首可以見雲霞背面不能見咫尺此以言人之明有所不及也夜入暗室盲然一無所見有導以炬者不難洞鑿鬚眉此言人之明有所憑藉也人非上聖不能無過有過而不自知猶背面無所見夜行暗室中有忠告之友開其迷啓其悟則豁然有覺矣夫人之於友揆其始非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必不可離也惟聲應氣求而後義相結情相聯則所重者道也道在是而百里可通千古可溯出門之功麗澤之



益資之責善蓋可忽乎哉然吾見有因責善而乖睽者非盡言者之過不受言者亦分其過焉朱浮為漢光武招彭寵移書相勸有云凡人舉事毋為見親者所惜而為見仇者所快千載而下猶令人興感顧反以為恨此驕狠者不可與危言也楊惲懷怨望習驕奢孫會宗與之書反覆開示至報之書則譏其處西河之上未嘗聞教於先賢而戒以無多談此放縱者不可與莊論也不寧惟是稽康初見孫登登即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京房受業於焦延壽延壽

即云學吾道以亡其身者京生也二人不改卒無以自全故虛衷然後集益廣已斯能造大人之有過不知而蹈苟有人焉切責之豈能不思所以改乎不善疾也責之以善者發其疾而藥之也人雖至愚必不甘以疾病終其身扁盧俞跗投以寒熱之劑加以針灸之法其為感有不可言喻者矣古之人不敢以其身輕為人友一為人友則其人之賢否得失俱非我之所得而辭我之箴規諷諭俱非人之所得而却度其可以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而後與訂金蘭登之於



籍上以告於祖宗下以示之孫子凡以其爲道義之交也夫尊嚴之地情或未能遽通親愛之倫恩亦恐其易狎事勢所難惟友可以挽回可以補救遂以通尊親之窮而彌縫其缺語云士有諍友則終身不離於令名不其然乎若夫見危不扶見傾不持徒宴飲徵逐竊虛聲邀美譽以爲吾得友焉恐友之道自此亡矣然責友者當原其情度其勢開其自新之路晦其微曖之行掖之以歸於正道勸之以日起有功吾友未有不順受者所謂忠告而善道之者也以是知玉以琢而成器人以友而成德責善者琢磨之功也若嫌責善而因以棄吾友是猶因噎而廢食烏乎可



張良論

間嘗評子房以五世相韓故破家財求客擊秦王於博浪沙中得春秋大復仇意雖誤中副車未克慰其初志而心誠在韓也始皇大索十日不得非子房之智能匿之實天下厭秦而願爲子房匿此黃石之所以遺書也及從沛公見項梁說立韓身爲韓司徒借漢以存韓也存韓奈何必有終始於漢者方示漢以不疑不然食其欲立六國後高祖非不知不可立也乃以問良特以嘗其心耳使良於此以爲可機露矣



故力陳其不可而去漢歸韓之迹泯高祖固在其術  
中哉然良終不能忘韓之隱衷又早於與上會留願  
封留一語見之何則邂逅於留且然況矢志於韓者  
耶第良之智沈毅敏決益之以黃石之教每遇事不  
自啓其端假手於人以成其功因機乘時運斡旋於  
無形之中存天倪於變遷之地固不必功成求仙辟  
穀爲蛻骨法而明哲保身後世已多有不及者其封  
雍齒薦四皓誰謂非其術哉故其去漢與不愛萬金  
之資爲韓報仇同一心耳同一心而後知良之凡爲  
漢策者無非爲韓計也良真無忝於韓哉良真無愧  
於漢哉



范仲淹論

學不足荷聖賢之傳識不足窮古今之變才不足奏  
宇宙之治平信不足致戎狄之感孚則未可與適道  
也夫隱居行義殊塗同歸處則研天下之機出則若  
行素履之安而不易乎前言吾於宋之范文正公有  
知其以道自處矣自為秀才讀書僧寺以至仕仁宗  
朝出入將相無往非學即無往非道也夫貧不自給  
至斷齏畫粥而篤志不倦固已難矣何為必以天下  
為己任蓋人生遇不可必而道無可自私古之君子



以其身為天下重輕畎畝中之嘯歌一已之性情係之即萬姓之命脈通之勵其志節廣其見聞使異日者立天子廷階可以衣被民物模楷子孫而吾事固已畢矣及其策名通籍始則策功塞外以恩信結羗人拓疆禦寇諸胡敬畏呼為小范老子既而與韓琦分領陝西路安撫經略號令嚴明士卒推心以待卒之元昊請和其建功神效莫測實道為之運行而志帥其氣也及執政慨然以三代之治自任雖規模闊大更張無漸然類非時宰之所能窺其底蘊使久任

而專勞之宋之治當必有可觀者惜乎其不移時而去位也夫士當窮時不難攘臂大言一試以事而用與體違掣肘矛盾如賈山所言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者不知其幾若公所設施真可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矣其窮其達何間焉至於置義田助麥舟治水利修荒政皆生平仕宦之小節為道之緒餘耳噫當仁宗朝與公同時稱四賢相者若韓魏公之寬達而渾融富鄭公之精勤而敏練歐陽永叔之醇正而風雅其功業文章皆為有宋一



現存夏煊集 卷一  
代之冠而公實有以兼之豈非其任道之獨篤歟蓋  
寢寢乎可以稱王佐之材矣論公者其毋第視爲功  
名之士哉

明儒邪正論

見道與立功孰難曰見道難見道而不必立功與立  
功而不能見道孰勝曰見道勝蓋見道則一生之事  
已了若功名之士吾知其所欠缺尚多矣自明以來  
儒之以功名著者莫如王守仁其潛心力學以斯道  
爲已任者亦莫如王守仁而訾議之加卒不少怨母  
亦生平所見與諸儒有大相刺謬者歟竊嘗統而論  
之大抵敦篤者其始不尚捷得之功其後亦無流傳  
之弊敏悟者一時標領會之奇異日轉滋游移之患



此不易之論也考明之儒上接何王金許之傳其宗旨尚存條教不失故范祖幹誠意慎獨葉儀理明識高曹端學務躬行胡敬齋功先戒懼謝應芳崇正闢邪陳謹變化氣質賀欽反身實踐邵寶致知力行王時槐居敬窮理後至顧憲成高攀龍之屬皆務敦篤屏虛無而吳康齋之仔肩伊洛蔡虛齋之不愧衾影尤為邃密此皆循序而進確有階級者也若陳獻章則以靜為主灑然獨得有鳶飛魚躍之趣趙沔澄心默坐陳真晟靜坐潛息婁克貞以何思何慮為要旨

此皆畧去言詮獨誇神會者也而最謬者莫如良知之學其說倡自陽明自謂寂處窮荒恍然有悟力宗象山並有疑於紫陽集註或問之解其後反覆辨析暢厥宗旨者為徐愛錢德洪力宗其說講學不倦者為歐陽德若王畿受業守仁之門尤善談說雜以禪機故浮誕不逞之輩附之有龍谿弟子之名又王艮亦受業守仁持論駕師說之上務益高遠出入二氏當時如桂萼謂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子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為



朱子晚年論定之書雖出讒謗之口其實有以自取之也羅欽順亦謂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力闢其理無內外性無內外之旨湛若水雖與守仁同講學而亦訾其格物之說與所言方寸之心然則守仁之學不既入於邪乎雖然非盡守仁之過也不善學其學者之過也嘗考羅洪先亦宗良知而其闢王畿則曰世豈有現成良知吳悌亦從守仁遊而清修果介中有實得何廷仁從守仁於桶岡於浙東而有為過高之論者則曰此非吾師言劉邦采受業守仁而有以揣

摩為妙悟縱恣為自然者則極言排斥劉文敏謁守仁於里第而以高談虛悟炫末離本為德之賊劉良器宗良知而踐履平實尤時熙奉傳習錄而議論必切日用不為空虛隱怪之談鄧張傳良知之學而以讚品端志潔元忤矩矱儼然無禪寂之病元錫淵源守仁而力排心學所謂惟學無覺一覺即無餘蘊者皆擯而不取是陽明當日雖謂致知格物當自求諸心而猶未若後世之甚也岷山之源始不過濫觴其流四出乃致浸天浴日守仁倡之之過不能免矣必



如許孚遠所言文成宗旨與聖門不異烏乎可哉聖門用功銖積寸累豈有崇簡易尚徑直之說故學之正者惟薛文清公爲不可及充養粹密言動可師所作讀書錄皆平易簡切遊其門者如閻禹錫學務躬行余祐性書三卷力宗宋儒而終以體用不偏動靜交力使守仁之徒無從置喙焉以致轉相付授由段堅李杲以及周蕙由周蕙及薛敬之李錦王爵夏尚朴由薛敬之及呂柟皆確守程朱不叅異說其視陽明之教何如也至如中無定見彼此互爲周旋如甘

泉諸及門又其不足道者矣故論守仁之功則始平桶岡繼擒宸濠終以藤峽石門之捷循循儒者而躬擐甲胄出入鋒刃之間聲色不動敵人授首尤難其功成不居付宸濠於張永入諸嬖名於捷音之中聞名即至無須臾觀望令胸中稍有渣滓必喋喋爭訟不已不然亦必作鬱鬱無聊之態而恬然處之如未嘗有其事者蓋其所得於道學者深矣特惜其所見太高有上達之機無下學之事夫登高自卑道有固然舍卑言高並所爲高者亦悞也何惑乎邪說之士



班餘剪燭集卷一  
有所托以藉口乎後世學者守文清之訓敏者可以  
達天知性其次亦不失為尺步繩趨與諸儒之循塗  
守轍者等不然即一變而為江門猶恐開人以便捷  
之想也況姚江乎哉

班餘剪燭集卷二目錄

序

德新齋西山紀遊詩序

西湖唱和詩序

道腴堂詩序

雪泥鴻爪錄序

松濤軒過客詩文集序

瀚海集自序

記



遊西山記

釣魚臺記

堂子山藥師院記

浴溫泉記

遊盤山記

班餘剪燭集卷二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琇

序記

德新齋西山紀遊詩序

余少時讀書西山中甫逾羈絆而山水之緣若有夙契仰而登俯而瞰每涉一境似有所得欣欣然謂山水以我為知己也於是歷覽諸勝不特人所共遊之



地躡屐徘徊至於幽深阻絕人跡罕至之區無不率  
意而前蓋自春之和秋之清炎風朔雪山中景物各  
有佳趣余亦領畧為備云未幾宦遊四出所至名山  
大川疊嶂層巒之致噴濤飛瀑之奇初一寓目心神  
為曠及迴思西山勝概如對藐姑射之仙人而毛嬙  
西施頓失其美則又默默自疑以為少時鮮所閱歷  
詫為奇觀安得復為遊覽以此較彼若觀圖畫孰為  
王輞川平遠山水孰為小李將軍金碧樓臺必能辨  
之矣歲庚申忝居司寇咫尺西山而職守牽心所及

到者不過聖感寺寶珠洞一二處其餘未暇縱觀料  
山色依然然而向時雲龕石室佳菓名花與夫題識歌  
吟之處煙鎖而苔封者不知其幾亦不知出入蹊徑  
仍舊否也適德君新齋遍遊西山扶筇所及必為詩  
歌以紀蓋天地以兩間之靈秀鍾為山水吾人以一  
心之靈秀發為詩歌則山水即有形之詩也詩即無  
形之山水也於山水中得詩而丹崖碧壑可不負矣  
於詩中得山水而抽思集字為不孤矣少陵入蜀凡  
石門鐵堂諸奇蹟悉發為詩曷嘗有意形容哉亦其



人與境兩相得而胸中勃乎不可已也今觀德君之詩忽焉而露滴煙霏忽焉而鳥啼魚躍忽焉而清梵之聲與空山相贈答忽焉而吟嘯之韻與深澗共淋漓其茲山之靈假手德君而以發其勝致乎憶余肄業茲山距今四十餘年維時德君尚未生也今見其雲路馳驅而余則已老矣昔日同遊之友盡已消亡即僕從亦罕有存焉幸德君與余有同心又能以其遊歷之趣發揮於楮墨之間使余向所閱歷恍乎如復履其地備覽其奇乃益信宦遊以來所過名區皆不足與西山相頡頏也則把德君之詩即以為同西山之遊也可



西湖倡和詩序

兩間之境清幽者宜山水繁會者宜民物二者不能相兼故言山者必履窮巖登絕壁與猿鳥相徘徊始以快探幽之心言水者必溯驚濤沂飛沫侈魚龍之沆瀣始以極選勝之致若於依城附郭之區得山重水複之趣於以指岡阜於簾前收濤瀾於座右真屬人間之異境而可以發吟眺之深情者矣蓋嘗統而論之山水之秀莫過於兩浙而兩浙之中如台有石梁溫有雁宕處有括蒼嚴有釣瀨衢有仙霞湖有天



目嘉有鴛湖紹有禹穴蘭亭寧有四明甬水幾於指  
不勝屈惟西湖之名艷於人口載於志乘甲於天下  
問之耆年童稚牧豎樵夫無不知之而歎爲絕境者  
蓋以其近於城郭可以朝往暮歸晷景未移已遊遍  
於兩峯三竺六橋孤嶼之間無煩戒行李畏餽糧曠  
時日阻晦明心已愜而神已怡斯爲於繁會之中兼  
清幽之況也余友德新齋鍾情西湖以未嘗遊宦爲  
悵適有館其家者詠十景詩新齋一一和之其詠山  
也不啻巖岫生於几案其詠水也不啻波浪起於毫

端雖證之白蘇無多讓焉詩旣成問序於余以余曾  
至杭而覩於湖濱也嗟乎予少時於杭爲過客不過  
駕一葉以泛湖光彷彿其勝概而已至於朝暮之變  
遷四時之交錯曾未領略然性之所嗜輒復不忘每  
風停雨收煙霏雲淨仰而望俯而思雖相去迢遙遊  
賞未卜而一觴一詠夢寐以之今閱德君之詩益動  
我以躡屐扶筇之思矣抑又聞之西湖之勝不在面  
而在腹如西北之西溪梅竹幽深池魚鮮美坐卧終  
日肌骨皆香西南之煙霞石屋虎跑龍井九溪十八



澗山圍水繞松柏青蔥駐轡停驂可以忘返而新齋  
既以非宦地未嘗遊予亦以爲過客不能暢遊均屬  
與願相違徒假之篇什摹其意態則新齋之詩與余  
之序亦第言其大略而湖山面目固有待焉而未之  
發也將來新齋或持節吳山建牙浙水偕僧侶約良  
朋放浪於西山之西南山之南擊新領異以還證向  
之所作安知余不可再來湖上備極盤桓償目前之  
逋願則他日更把君詩意境必有較今倍進而重爲  
茲湖生色者矣

道腴堂詩序

天地間凡物各有生凡生皆負氣其氣所不能盡而  
留於生之餘者則爲味味而腴則氣之美生之華也  
故不惜遠以取之物而隱以留之口善爲味者不然  
曰是將腴於物也不如腴於心藜藿之餐謂芻豢爲  
不逮粗糲之食謂精鑿乃弗如此顏蠲所謂晚食當  
肉者也豈若何曾之輩日費萬錢猶苦無下箸處者  
哉雖然此猶有意於味也其無意於味而自得乎味  
之腴者莫如道道不可見而散寄於篇章味之而槁



者以潤瘠者以充餒者以起嗚呼聖賢之以是養人也久矣而人可不得其旨哉余生平一無所嗜惟睹詩文不覺性有所適而情有所怡詎宦遊四十年東西南北突不待黔席不暇暖間有篇章不盈數帙近又赴塞北督理軍營糧餉在旗于役者多未識面所作詩文得能捧讀亦寥寥無幾可謂離羣索居寡酬鮮和頓忘筆墨之事矣歲庚申自

盛京兵部侍郎

特旨調任刑部侍郎雖簿書繁冗復於月下燈前申理宿

嗜忽得浙江長興令西岡鮑君道腴堂詩編計詩四千二百餘首較之唐之杜少陵宋之陸放翁為數過之而詩之堅蒼清穎亦若相埒及觀其自叙歷宦之久憂樂之異與余大略相似而無他嗜而獨嗜詩則又有脗合者夫以揚風扞雅之思自試於刻燭擊鉢之際疇不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而或僅如好音之過耳以張茂先之才而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豈非見道甚難非徒豐肌細理素練輕縑之為貴乎古今來獨陶淵明多見道語學之者猶稱其發纖穠



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今鮑君以是爲腴吾知其滌  
筆於冰甌雪椀之間絕世味之紛華然後得道中之  
旨趣必不僅爲屠門之大嚼而有以膾炙天下之心  
古所稱爲雋永者其在是乎余不敢自詡知詩要不  
欲自外於道也能無臨淵而羨魚見彈而思鴉耶是  
爲序

雪泥鴻爪錄序

雪泥有鴻爪可記也雪泥有時而消融鴻爪有時而  
絕滅無可記也消融之後復有雪泥絕滅之後復有  
鴻爪又可記也無有無無有可記不可記如莊周之  
夢蝶列子之御風順運而行鼓氣而動以冥契乎大  
化斯已矣余宦遊四十餘年畿輔吾家在焉他若金  
陵山左中州吳越兩廣豫章皆足跡之所及者閱鮑  
君所錄歷歷如在目睫間不禁悠然而思恍然而悟  
悄然而太息有羊叔子之悲焉夫世之山川景物寺



觀古蹟偶一遇之亦足以適興若返剡溪之權過三  
笑之亭則歸之太虛矣然工畫者繪之尺素之內千  
態萬狀可以終年展玩以當卧遊天下之事不憑於  
實而憑於虛此鮑君取雪泥鴻爪之意乎吾於天下  
之物動而過之迫於倉卒其協於意甚淺靜而遇之  
得其空與其協於意甚深況山川景物寺觀古蹟寄  
之翰墨之間豈止於畫而已乎故當遊歷所至觸境  
會心處每思執筆記之而拙於才習於懶申紙輒止  
然遇風雨之朝燈火之夕默默自省則向之煙雲繚

聯水流山峙之境依然形於夢寐取雪泥鴻爪錄證  
之不啻重遊三往焉遂欲追憶四十餘年宦遊所閱  
歷一一錄之以是嘉鮑君之好遊而考核之詳盡也  
爰為序



松濤軒過客詩文集序

入山而耳目頓異其途徑紆迴巖阜絲縵每從人跡  
鮮到處得高曠寥廓之觀故邃然以清者與目謀而  
山虛崖阻清風振蕩與洞穴相吐吞往往有聲不宮  
不商戛然成韻其清遠疎豁尤以松聲為最蓋鬱鬱  
蒼蒼謾然響奏有噴激之勢居然濤瀾作於席次矣  
盤山峯巒峻萃上千霄漢極高者為雲罩寺次中盤  
寺最下為感法寺乃入山之門也感法之旁長松磊  
砢百圍千尺寺僧真遠結丈室於其下顏之曰松濤



軒一時名公卿及士夫輩過其地者莫不遨遊乎雲  
龕石室而發揮其騷雅之趣於揮毫染翰之餘積久  
遂成卷軸至是乞序於余余閱其詩觀其墨蹟淋漓  
若嵐翠起於行間雲霞生於筆底殆以遊人之性情  
寫山靈之面目者乎而真遠能彙而集之歲久勿失  
朝煙夕靄之次採蔬而食倚杖而遊時時與茲山晤  
對即時時與名人相酬酢也余向亦留題於此序之  
亦庶幾陶淵明陸修靜之流連於虎溪耳

瀚海集自序

塞外講武地也豈翰墨場哉然塵氛已靖逆胡投誠  
守戍旣久公餘多暇而優游翰墨又所不廢況自仲  
秋以抵暮春寒氣凜冽雖酷嗜弓矛騎射之人猶未  
敢立冰冒雪操試其技如余精力衰憊惟有閉戶守  
爐兀兀靜對簡編而已兼之外謝酬酢寂居易感遣  
情送日非詩文不可茲溯予出塞之始途中偶有所  
吟名曰出塞旣抵戍所日飲乳漿銜盃所吟名曰酣  
酪積雪映窗呵凍揮毫以消永夜不計工拙名曰雪



夜漫筆伐松建室詠讀之餘偶自評論名曰松窗詩  
話蒙古居無城郭屋廬隨畜移徙其婚葬衣食家畜  
野禽草木虫魚之屬凡耳聞目見者即登之記載名  
曰行國風土至於駐戍前後俱有瀚海於是統名之  
曰瀚海集第行笈書籍寥寥典實莫稽率筆所至不  
無疎漏輒欲用付之梓人者蓋欲使予家子弟知老  
人居塞外講武地而所樂亦在此也

### 遊西山記

出阜城門七里至予家墳園其西有蒼翠空濛朝煙  
夕靄不可名狀者西山也自墳園而右指則一帶之  
內高者下者呀哈而空洞者石之蹲如虎豹樹之走  
若龍蛇赤若流丹碧如染黛俱羅列目前應接不暇  
自宦遊四出以來萬里馳驅朝夕不遑而西山之一  
觴一詠要未嘗不夢寐以之也庚申夏承乏卿貳又  
以職守牽心不獲遽至及秋日乃以赴園林之便策  
馬西行初至龍泉菴菴有池泉出螭口注池中晝夜



班館真煇集 卷二  
無間聽其潺湲激蕩之聲居然驚濤倒峽起於檐廡之間左右客堂二楹因山以構山排列則豎而爲屏山罅隙則窳而爲牖天然位置視人工迴別矣盤桓移刻至聖感寺山至此差平故舊曰平坡

聖祖仁皇帝易名聖感過此一里許爲寶珠洞洞石黑白分明點糝如珠志載夜有珠光照崖者即此嗣登覺山振衣而上四眺皆層巒密樹山盡樹窮得平田原隰鱗次町疇刻鏤之中遠村如點爨煙欲上而茅茨出矣已而過小溪溪即桑乾河故道也至盧師山寺其

秘魔崖爲師晏坐之處聞當日二童子侍師名曰大青小青歲旱爲致雨蓋龍也遺像猶存崖下於是且眺且旋就山坡小憩家僮出餅餌食訖獨坐崖邊見天高氣清景明風澹塞鴻初到素鳧旅行巖際老松謾謾作聲山空人靜與疎鐘相酬荅倚檻而聽則清越者與耳謀疎適者與心會俯仰上下曠如也煙之霏雲之停孰非助吾人興趣也哉時隨行奚僮輩於石根競覓草虫迴憶四十年前寺方重建與窗友趙子友倫等踏雪來遊四面悉瓊田玉砌而嵐影一抹



橫空縹緲顧而樂之趙子曰吾曹戴高簷帽披羊襜  
褕馳車鞭馬互相指盼得善繪者寫西山雪色豈不  
居然圖畫中人哉予笑曰山林圖畫大抵皆皓首龐  
眉或趺坐看雲或獨立聽泉或過小橋尋梅訪友安  
所得吾曹後生小子嬉戲佻達之狀耶同人俱為絕  
倒今寺仍壯麗而吾則老矣一花一樹向所無者或  
增而置焉欲問舊所撫摩半摧為薪間有存者古幹  
虬枝意態迥別至於同遊之人凋零已盡即追隨僮  
僕亦無復舊人獨予成皓首龐眉轉堪入畫耳其能  
無怍怍於中耶嗟乎自有此山以來先吾而遊者吾  
不得而見也後吾而遊者吾不得而知也即吾一人  
之身轉盼之頃頓成今昔隙駒易過踪跡無常獨山  
靈之面貌不改自此而後或更有來遊之期而時光  
意趣又有渺乎不可定者矣故備誌此遊若為數十  
年來償逋願焉是日也山僧期予以遲日至山觀紅  
葉後竟不果



釣魚臺記

阜城門外八里莊之南有地名釣魚臺四際平曠甘泉湧出冬夏不竭金人王鬱築臺垂釣遂有是名迨元丁氏建玉淵亭馬文友築飲山婆娑諸亭後爲李戚畹別業今則惟存一涵無復亭臺遺址矣當鬱之卜居此地也委身於草莽自謂與鹿豕等不令當世知其姓名豈意數百年後猶嘖嘖齒頰間哉或曰臺無存臺之名猶存不啻臺之存予以爲臺之名所以存者以築臺之人存之也不然玉淵飲山婆娑俱有



名何以至今不名而獨名此臺第未識王鬱當日持竿下釣時果意在得魚乎抑在流水乎魚水相忘人與魚水亦相忘乎吾欲悉其情將焉問之

堂子山藥師院記

歲庚申九月奉

天子命決讞於瀋山行數日天氣晴爽頗堪登陟凡境僻地幽之區無不搜討冀領略其靈奇有堂子山者在馬蘭營東南巖壑紺閭林木蔥蒨寒露濡英朝霞綸彩紛披掩映之間圖畫不盡乃循覽四麓其連延而迤邐者平原也其岌業而翳蔽者高坂也迴溪鬱盤琮瑩而淡澗者石澗也於峯巖曠衍處得所為藥師院依山闢寺架石構宇不知創自何代院之東矗浮



班餘剪燭集 卷二  
圖約高五丈名永旺前明萬歷時建碑碣周立摩視  
則鎮守薊州永平之總兵戚繼光與協守薊州山海  
關之副總兵張爵及分守薊州馬蘭營之中路叅將  
王通各署名焉院迎

三陵予欲仰瞻

神宮遂祗宿斯院後聞律有禁步不得入然於邊墻遠矚覺  
俯控滄海上接丹崖摩霄漢之蒼茫挹煙嵐之縹緲  
萬壑朝宗羣峰重疊洵虎踞龍盤之勝地也於時日  
將夕羣牧歸西風急而暮山紫北鴈盡而秋葉隕撫

景流連心胸頓豁夜深不寐月照簾幙如晝因賦紅  
葉詩數章并記住宿一再過之由以當題名云



浴溫泉記

遵化州山以數十計福泉山爲著寺以數十計福泉寺爲著山與寺皆以泉得名山下有石根若釜底泉出其間騰沸如湯魏氏風土記徐無城東有溫湯水王緱山記過石門二十里爲湯泉即此余以五年八月偕星郎朱霖掾曹增福德善決讞馬蘭峪至堂子山藥師院下榻九月十三日事竣余欲浴溫泉乃先行行十五里至焉山不甚高寺處其側俯聽山坡下衝沙漱石潺潺有聲仰視蓬蓬勃勃之氣亘滿山谷



如霧如煙作薰蒸狀者溫泉也泉有池深可丈餘毫  
髮畢照有水如漚蹙而上湧投之以錢相持不下倏  
起倏落旋右旋左久乃及底夫清澄一碧之中得此  
褊褊輾轉之態亦異境矣水穿石而東出別甃爲小  
方池數區前後相承鑿竇以洩其穢須臾復盈以供  
澡者而無積垢焉池上各構屋數楹待客更衣池陰  
蓄寒水時其啓閉以節其溫涼余從而浴其淨滑空  
明蒸氣迷濛練光蕩漾滃然而春酒蒸雲皎然而明  
珠抱月未足形容其髣髴也浴竟瞻

聖祖仁皇帝題詠

世宗憲皇帝對聯

宸翰紛披

龍章烜赫蓋不獨山水之幸而滿眼元氣是處薰風竊欲譜

虞絃而歌解阜矣歷代以來賦詩不一而所傳溶溶  
一脈不洗冷腸之句聞者輒爲歛歔及欲尋題識之  
處漠然不可復辨嗣是諸同行入漸聚小飲訖余復  
至下營及鮎魚關過平山寨至平頂山振衣而登盤  
磴崎嶇憩息者七次始至峰頂西南敬仰



三陵萬山朝拱祥雲四照蓋天生福地也北眺邊外層山疊  
翠沙漠無垠至迴望湯泉則歷歷如在屐下焉眺畢  
下山汗流浹背策馬言旋夕陽在樹晚色蒼茫矣

### 遊盤山記

九月之望由馬蘭峪至薊州遊獨樂寺觀青蓮所書  
額流連抵暮而盤山已在望矣望之如虎牙如竹筍  
狀者皆稱險絕處也餘皆杳靄迴複層層擁螺墮髻  
濃翠欲滴忽而流丹漾赭彩色交宣而一縷白雲從  
石罅中出飄搖淡蕩於研朱染黛之間是時蒼茫者  
與目謀峒堯者與神會人生暮盥銀河朝驂紅日僅  
屬虛語至此已不啻坐我萬仞峰頭上下鴻蒙俯仰  
造化矣次日覓土人前導行二十五里至法感寺居



山麓故云下盤而地勢坡陀松根與石角相倚清流  
激湍作琮瑋聲去下已不知幾千百尺嗣過妙祥寺  
走大石澗中山路崎嶇詰曲往往中斷尋微徑側足  
而行輒逢怪石當面攀躋而上又峰迴而路轉矣所  
導土人亦睜眙不知所從聞樵者語始得至千像寺  
其後爲搖動石志云屹立千尋而一人撼之即動亦  
異境也過紅龍澗下瞰巨谷杳然深黮四面紅葉從  
空中颯颯飛墮中有一峰森然卓立者紫蓋峰也乃  
紆繞巖壑抵古中盤寺寺有塏又西有淨室未及眺

覽鞭騎前行人有相去咫尺而一在石根一在樹杪  
者有相去數程而望若咫尺者蓋步隨山轉山若蛇  
蟠形勢相背則高下迴別巔趾相臨又若頂踵相附  
也凌高降深漸及峰頂登彌勒殿坐舍利塏至此直  
欲攜謝眺驚人之詩朗吟於青霄白霧間矣日已西  
垂宿雲罩寺爲盤山絕頂少焉月上皎晶空明視所  
來路隱約見之而煙光山色合沓紛披祇覺浸入肺  
腑而清魂夢耳又次早探黃花白狼諸塞畢乃下念  
天地間磅礴之氣結爲名山其雄奇秀拔居然畸人



傑士之概焉而英邁之流遂谷飲巖棲終身不出蓋  
人與山相得而山靈絕不之厭也獨盤山自李愿後  
高卧其間者絕少豈以薊州地當孔道遼金至今代  
爲遊宦者輪蹄交踐之所彼遯世之士入山惟恐不  
深故舍此而他適耶然苟能躬領其勝則雖偶焉一  
過而山與人又未嘗不欸欸乎相接也余誌此遊見  
余雖宦遊數十載而丹崖碧壑之思未之或疎其亦  
有夙契也耶是日也復至下盤與僧真遠小憩觀松  
濤軒題詠而返



程